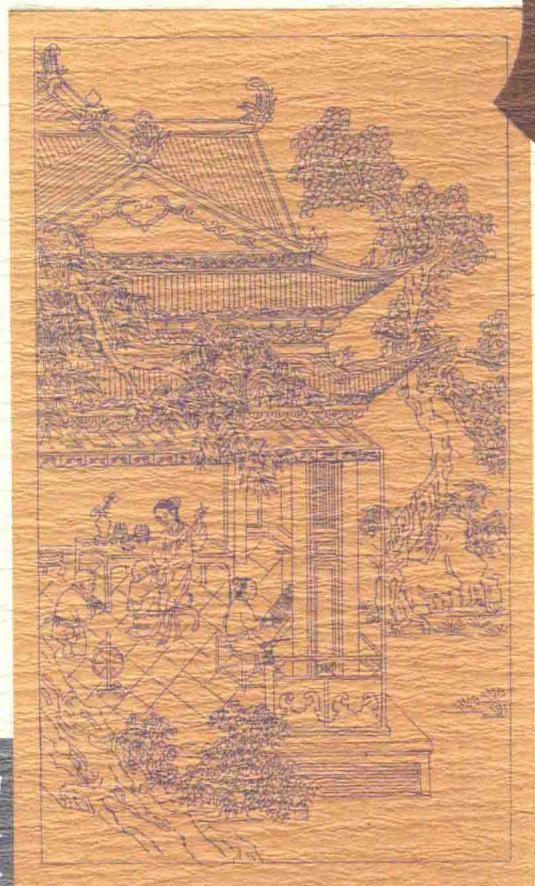


物中看一画



杨之水著

卷

卷

卷

卷

梧柿楼集 · 卷七

物中看画

扬之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中看画 / 扬之水著.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8

(梧柿楼集)

ISBN 978-7-102-07512-9

I. ①物… II. ①扬… III. ①绘画—美术考古—研究—  
中国 IV. ①K879.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459号

梧柿楼集 · 卷七 物中看画

扬之水 著

---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67517601

(010)67517602

邮购部: (010)67517797

选题策划 汪家明

责任编辑 王铁英

装帧设计 宁成春 鲁明静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刘毅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2016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102-07512-9

定价: 10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次

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	I
宫妆变尽尚娉婷——毛女故事图考	41
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51
“千春永如是日”	61
——泸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	
附：交椅与栲栳样交椅	95
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	103
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磨图》	119
有美一人——历代美人图散记	135
《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	155
乾隆趣味	175
——宁寿宫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的解读	
附：“二我图”与《平安春信图》	194
物中看画——袁旃新作精品展散记	197
索引	213
后记	225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号	227

# 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

## 小引

《海外中国名画选·I》著录一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北宋何充《摹唐卢媚娘像》，图版说明云：“这帧被称为《摹唐卢媚娘像》的肖像画，尚不知卢媚娘为何人，大约是唐代一名媛。此图并非摹唐人画迹，而是宋人之作，画中人物的服饰和造型是典型的宋代仕女的样式。卢媚娘手持麈尾，眼睑低垂，静候而立，是一幅十分动人的仕女画。”<sup>❶</sup> [1·1]

又《中国绘画全集》著录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南宋无款册页《叱石成羊图》，说明云：“此图不知原载何册，又名《初平牧羊图》。图绘土坡上一长者袖手而立，倾听席地而坐的童子捧卷朗读，身后四只山羊，其态自在。左侧山石嶙峋，苍松红枫掩映，白云滃起，山泉奔流。右侧水

❶ 刘育文等《海外中国名画选·I》，页93，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1 《摹唐卢媚娘像》  
弗利尔美术馆藏

①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绘画全集·6》，图七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一九九九年。

波粼粼，空旷浩渺。”② [1·2]

图版说明偏重于对作品的艺术欣赏，这里引录的尚非全文。不过图画表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这似乎也应作为赏鉴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物或人物故事的选择，总是反映着时代之审美趋向的。

卢媚娘，亦作卢眉娘，她却并非“唐代一名媛”，而该算作神仙之属。《云笈七籤》卷一一六“神姑”条：“神姑者，卢眉娘是也，后魏北祖帝师卢景祚之后，生而眉长且绿，因以为名。永贞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异，贡于京。卢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丝析为三缕，染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外列执幢捧节仙童，不啻千数。其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顺宗皇帝叹其巧妙，二宫内谓之神姑。入内时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饭三二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因赐金凤环以束其腕。久之，不愿在宫掖，乃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赐号曰逍遙。数年不食，常有神人降会，一旦羽化，香气满室。将葬，举棺觉轻，撤其盖，惟旧履而已，往往人见乘紫云于海上。罗浮李象先作《卢逍遙传》，苏鹗载其事于《杜阳编》中焉。”



1·2 《叱石成羊图》  
故宫博物院藏

《云笈七籤》原是道教类书，这一段文字叢述眉娘事迹与《杜阳杂编》卷中所述大致相同，惟《杂编》说到卢氏的先人“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且道眉娘“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则眉娘虽是逍遥仙，却于佛法也曾投入一份深情。

确定身分之后，观画之眼便可以稍稍调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妇人形相”条说到，“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何充摹本于郭氏，自属当代作品，依了他的标准，却可以算得不失古意。

《叱石成羊图》写皇初平故事。《云笈七籤》卷一〇九“皇初平”条：“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山石室之中，四十余年，翛然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问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余年，不知存亡之在，愿君与占之。’道士曰：‘昔见金华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闻之惊喜，即随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见，悲喜语毕，兄问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东。’初起往视之，杳无所见，但有白石垒垒，复谓弟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见。’

兄与初平偕往寻之，初平曰：‘叱咤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羊数万头。”将《云笈七籤》与册页所绘相对看，可知它的“又名《初平牧羊图》”，原是更为贴切。“土坡上一长者”头戴莲花冠，则为道士无疑，那么这便是最初的情节，图绘“童子捧卷朗读”，正是意在见其“良谨”。金华有赤松山，一名卧羊山，即初平叱石成羊处。初平故事也早见于诗人吟咏，晚唐五代诗僧贯休《古意九首·莫轻白云白》“莫见守羊儿，或是初平辈”；又《和杨使君游赤松山》“初平谢公道非远，黯然物外心相逢。石羊依稀乾瑶草，桃花仿佛闻仙钟”<sup>①</sup>。谢公，谓谢灵运。初平仙游与谢公放浪山水，是同怀超然物外之情也。宋及宋以后，它更成为人们常用的典故。如苏轼《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问羊他日到金华，应许相将游阆苑”，句下自注：“黄初平之兄寻其弟于金华山。”又《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sup>②</sup>，都似信手拈来。

①《贯休歌诗系年笺注》（胡大浚笺注），页63，页277，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

②《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等校注），第三册，页1722，页1826，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1·3 金花银香宝子局部  
法门寺地宫出土

## 一 许旌阳斩蛟铜镜

工艺品的图案设计取材于神仙传说和历史故事，这种做法宋代开始多起来，当然此前在金银器中已经不止一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金花银香宝子装饰烂柯山故事<sup>①</sup>〔1·3〕，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金花银三足罐饰春秋人物故事<sup>②</sup>，又辽耶律羽之墓出土金花银折肩罐上安排孝子图<sup>③</sup>。金代磁州窑枕的人物故事作纹样，更开了一代风气。

先举两个铜镜的例子。其一，《广西铜镜》著录一面征集于兴安县溶江镇的宋代人物故事镜，图版说明称作“仙人降龙纹葵瓣形铜镜”，并述其图案曰：“钮右有一仙人，头挽髻，身着对襟长袖衫，右手抬起，抛剑刺向飞龙。左手臂上挽着一根打成圆结的长索，双脚踩在云朵上。钮左一龙的龙头向下，俯身曲颈，后肢被压在剑下，尾卷曲缠于剑格处。钮上方一小长方格内有铭文（不清）。”<sup>④</sup>〔1·4:1〕

另一件菱花镜著录于《浙江出土铜镜》，构图与它大致相同，中部刻“衢州郑家”牌记，出江山县城关镇老虎山<sup>⑤</sup>〔1·4:2〕。

图案中的人物为“仙人”，似无疑义，但究竟是哪一

<sup>①</sup> 有关考证见倪亦斌《瓷器故事图画新证》，页100～101，《艺术世界》杂志社二〇〇六年。不过作者曰一旁的观棋者“怀抱一根扁担”，非是。曾有机会在展厅近距离观摩实物并摄影，可见所谓“扁担”，原是衣襟。标识欲柒身分的当是别在腰间侧后露出在身体左边的斧子。

<sup>②</sup> 申秦雁《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金银器》，图七六，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sup>③</sup> 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页61～63，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sup>④</sup>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镜》，图五一，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sup>⑤</sup> 王士伦、王牧《浙江出土铜镜》，图一四二，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4·1 旌阳斩蛟纹铜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1·4·2 许旌阳斩蛟纹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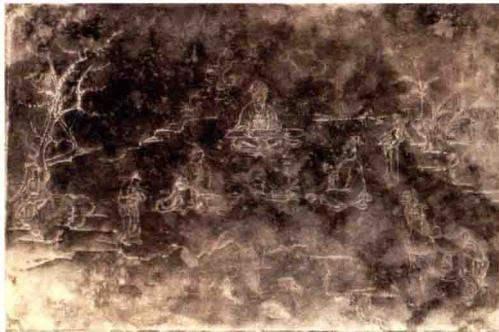
江山博物馆藏



- ❶ 江中斩蛟的晋故事尚有《晋书》卷五十八中说到的周处。不过后世多视他为壮士，而不作仙人看。
- ❷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册五二，页32453。
- ❸ 如《夷坚志·三志辛》卷一《吴琦事许真君》曰：饶州吏人吴琦徙居后，“整顿神佛堂，铺设位像，以所蓄寿星一轴挂左壁，右方阙焉”。“旋命画工刘生绘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像以补之，所谓许真君也”。

位真仙呢？

此位仙人应是许旌阳，即铜镜图案为旌阳斩蛟故事。且看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中的一段记述：“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扬’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三也有旌阳斩蛇故事，与这里的叙述稍有不同<sup>❶</sup>。至宋，许旌阳故事变得很流行，并且多有形象的塑造和题咏，如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九《小斋壁间张王子乔、梅子真、李八百、许旌阳及近时得道诸仙像，每焚香对之，因赋长句》。又韩淲《赵主簿以许旌阳李八百像刻来，因得二首》，其一句云“眇眇西山路，谁知许旌阳。余事断蛟尔，剑气聊自藏”；“安得从其游，像刻不可忘”<sup>❷</sup>，也是一例。风气之下，铜镜取此作为装饰图案便很自然，而纹样的构图与当时流行的“得道诸仙像”应该是很有关系的<sup>❸</sup>。



1·5 萧思话松下抚琴  
游览亭村窖藏银片画心



1·6 初平故事  
游览亭村窖藏银片画心

## 二 一组银花片上的人物故事图

金银器中的人物故事图，一个比较集中的例子发现在浙江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宋代窖藏，《义乌文物精粹》著录了这一组七枚的錾刻人物故事图银花片<sup>❶</sup>。七枚银片均用鱼子地上的缠枝卷草和折枝花卉装饰宽宽的边框，画心錾刻人物故事。以刀代笔，虽然难得笔墨韵致，但它的经营位置与刻画人物都很见功夫，写态传神也不输画笔。

且讨论其中的四枚：

第一图，画心简笔刻泉石古木和轻轻涌起的烟岚，中坐一人鼓琴；赏音者二，一人抱膝，一人拊掌，中设酒食；侍者二人，分立两边；泉畔有坐骑，马鞍、障泥毕具〔1·5〕。

第二图，隐隐一线勾出山坡，坡间写树，写羊；坡前古松细写松针，松下老者策杖与少年对答，少年伸臂作指点状〔1·6〕。

第三图，一带远山为后景，近景一座跨水之桥，桥头一对交午柱，女子捧砚，男子题桥，右边的小半个画面用两株桂树提醒主题〔1·7〕。

第四图，画面中心赫然一排酒具，酒瓮二，经瓶二，

❶ 吴高彬《义乌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

1·7 相如题桥  
游览亭村窖藏银片画心



一人抛酒盏醉卧在酒瓮前边，旁立一人，叉手示敬，边侧有主仆二人对答〔1·8〕。

该如何确定图案所表现的故事内容？从“三代”到唐宋，追索的范围似乎太大了，更何况很多故事会有场景的相似。不过图案的设计总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总要与时代的风气紧密相联。前面说到工艺品的图案设计取材于神仙传说和历史故事是宋代的装饰风格之一，而金银器中的人物故事因为使用者的关系，便更加贴近士人趣味。不过一个必要的前提是选取的故事不宜太偏，否则当会影响对它的理解和欣赏。如此，它应是容易查找和经常使用的典故，——比如见于类书的故实，而图案的粉本，最方便取用的莫过于同时代的绘画。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收藏圣像”，曰自魏晋南北朝至近代，诸大家“无不以佛道为功。岂非释梵庄严，真仙显化，有以见雄才之浩博，尽学志之精深者乎”。是书以下各卷叢述画家事迹，于人物画，亦每每首先举出佛道人物。所谓“佛”，则“释梵庄严”也；所谓“道”，则“真仙显化”也。那么后者的构图，不妨是写真形式的画幅，如何充的《摹唐卢媚娘像》；大约也有一部分是表现了若干情节的故事画，如前



1·8 毕卓故事  
游览亭村窖藏银片画心

面举出的《初平牧羊图》。此外便是有意趣有情味的历史人物故事，如竹林七贤图、六逸图之类。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虽然是很粗略的认识，似可大致推定游览亭村窖藏银片中几幅图案的内容。——

第一图为萧思话故事。《事类赋》卷十一“松石方期于思话”，句下注云：“《宋书》曰：萧思话领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银锺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萧思话事见《宋书》卷七十八。太祖即宋文帝刘义隆。思话是孝懿皇后弟，《宋书》说他“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而且“颇能隶书”，先即为武帝刘裕所赏，至“以国器许之”。北岭抚琴事在元嘉二十四年。故事里的景物在银片中几乎无一遗漏，所谓“松石间意”，也以简笔渲染得好。

《事类赋》，亦名《事类赋注》，作者吴淑，乃徐铉之婿，与铉相同，也是由南唐入北宋。《事类赋》是类书之属，它以骈四俪六之文熔铸故实，然后分题合作为赋，赋的每一句之下再一一注明出处和故事。作者的撰述目的之一当是为了服务于取士之制，取材的广博又使得它略如一部小百科，好处且在于选用的多是“习见”之书<sup>❶</sup>。虽然目前

❶ 《四库提要》说它选材之“精审尤为可贵，不得以习见忽之矣”。当然其时用到的不少书今日已非“习见”。

1·9·1 《有象列仙全传·黄初平》



1·9·2 《列仙酒牌·黄初平》



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南宋时物，但北宋时期它已屡被人提及。宋代金银器常见成套的组合，那么当日很可能是集中为一批而同时打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把银匠请到宅中，自然也是常用的办法，如《夷坚志·乙志》卷二十中说到的“童银匠”故事<sup>❶</sup>。如此，图案设计有主人的参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组银器中的人物故事，便很可能见出土子文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

第二图与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册页《初平牧羊图》正好合看〔1·2〕，这一幅倒是可以命作“叱石成羊图”，便是皇初平故事后半部中的情节。图中的策杖老者，乃初平的兄长初起，叱石成羊者则是初平，虽金华山中四十余年，但作为得道的仙人，而依然一副少年形容也。初平故事在

《事类赋》中两见，一见于卷七《地部》“石”类的“初平叱羊”，一见于卷二十二《兽部》“羊”类的“叱白羊于金华”。初平后来又被称作金华羽士，如元张可久〔南吕·四块玉〕《闲居》“玉洞仙书带云缄，金华羽士登门探”。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汪云鹏《有象列仙全传》中也有初平事迹，所配插图即“叱石成羊图”〔1·9·1〕，且与银片的构图并没有相去很远，惟“皇初平”作“黄初平”<sup>❷</sup>。清末“海

❶ “童银匠”一则开篇即曰“乐平桐林市童银匠者，为德兴张舍人宅打银，每夕工作”，云云。游览亭村窖藏与银片同出的尚有一组七件鎏金银合盏，酒盏的圈足外侧有“陈官人宅用”五字铭，则很有定制的可能。

❷ 王秋桂等《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六册，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九年。



1·10·1 磁州窑枕相如题桥及局部 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上四任”之一的任熊绘列仙酒牌，“黄初平”便是其中一叶，题曰“羊成石，石成羊，即此可以喻沧桑，今朝有酒须尽觞”，似乎最与宋人对此故事的喜爱相通<sup>❸</sup>〔1·9·2〕。金华山在今浙江金华市北，若银片主人家本义乌，那么初平故事也可算得“本地风光”了。

第三图当命作“相如题桥图”。与它相同的题材也见于河北磁县南来村西岗古墓出土金代磁州窑枕，二者构图大致相同，不过后者特地在桥头交午柱下的横额上面写出一个“桥”字<sup>❹</sup>〔1·10·1〕。故事原出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曰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赤车，《水经注》卷三十三引作“高车”；市门，引作“其门”）。相如题桥更是当时乃至后世常用的熟典，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五折〔太平令〕“得意也当时题柱，正酬了今生夫妇”；白朴《裴俊卿墙头马上》第三折〔鸳鸯煞〕“唱道题柱胸襟，当垆的志节，也是前世前缘，今生今业”，皆其例也。元代的关汉卿和屈恭之均曾作过《升仙桥相如题柱》杂剧，惜不传。明孙梅锡《琴心记》传奇敷演相如事迹，第二十齣即为《誓志题桥》。同样题材装饰图案的

❸ 《任渭长版画四种之一·列仙酒牌》，图八，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❹ 今藏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本书照片系参观所摄。按倪亦斌《看图说瓷》于此有详考，所举图例甚多，见该书页53~58，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



1·10·2 磁州窑白地褐花扁壺  
大英博物馆藏



1·10·3 相如题桥金掩鬓及升仙桥局部  
常熟市西门外程家坟明墓出土



使用与传播，也正与此相应。大英博物馆藏一件元代磁州窑双系扁壺，文君捧砚，相如题桥，桥头柱下的匾额书“昇仙桥”三字，自使图案主题更为醒豁<sup>❶</sup>〔1·10·2〕。常熟市西门外程家坟明墓出土一对金掩鬓，其中一枝也是以此为饰，书童捧砚，相如题桥，身后添了仆从与马，桥头柱下的横匾鳌了“昇仙”两个大字<sup>❷</sup>〔1·10·3〕。捧砚者由文君易为书童，可知是依据《琴心记》描述的情节设计纹样。

第四图为毕卓故事。《晋书》卷四十九《毕卓传》说他晋元帝时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银片图案即天明时分颇有戏剧性的一刻。

毕卓故事也见于传世绘画，故宫博物院藏传唐人陆曜《六逸图》中的“六逸”之一即为“毕卓醉酒”。图绘毕卓赤膊醉卧在酒瓮之侧，掌酒者手提绳索方欲持缚〔1·11〕。两相比较，绘画的著墨在于人物，银片图案则更偏重于表现故事情节。

毕卓醉酒是当时人们很熟悉的故事，“阮修杖头，毕卓瓮下”，见于宋人作《蒙求集注》卷上，因此银片纹样

❶ 霍吉淑《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下册，页506～507，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图版说明曰：“酒瓶一面描绘这样一幅图画：柳树下，一男一女正在翩翩起舞。旁边有一公一母两只山羊在悠然张望；另一面则是一男一女正要过桥的图画。桥上立着一座牌坊，上面写着‘昇仙桥’三个大字。桥上方的天空中，有几只仙鹤飞来飞去。”按页11注释❷所举倪亦斌文，文中也以此为图例之一。不过作者认为捧砚者是个“小厮”，却是认得差了。

❷ 今藏常熟博物馆。承馆方惠允观摩并拍照。



1·11 《六逸图·毕卓醉酒》  
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作“毕卓醉酒”，也不妨题作“毕卓瓮下”。毕卓也是诗人喜用的典故，苏轼《成伯家宴，造坐无由，辄欲效颦而酒已尽，入夜，不欲烦扰，戏作小诗，求数酌而已》，切题之句便是“抱甕须防吏部来”<sup>❶</sup>。元杂剧里也用得俏皮，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第二折王府尹云：“再有那几个古人做贼的来。”答话的韩飞卿唱一支〔滚绣球〕，道是“有一个直不疑同舍郎，有一个毕吏部在酒瓮边”<sup>❷</sup>。“有一个毕吏部在酒瓮边”，明代瓷器上却又绘得真切[1·22:1]。

两宋士人的谈神仙，一方面是为着有趣，——由《太平广记》卷一至卷七十神仙故事的编纂，可以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宗旨；一方面也不是如同汉武帝的求仙是为着肉身不死，而不过欲为自己营造一个暂时摆脱尘累、宁静且复逍遥的人生境界。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三有诗题作《宿黄仙观，兵火焚荡之余，惟一殿突兀犹在，黄仙盖许旌阳同时飞升者》，诗云：“拔宅翛然上碧虚，神仙岂亦爱吾庐。重门不改云山色，古殿犹存劫火余。翠木萧森高蔽日，黄冠贫窭自畦蔬。残年安得长来此，一枕松肪读《隐书》。”此诗可与卷一的《夜读〈隐书〉有感》同看。仙与人的精神时相往来，便是所谓“平生志慕白云乡”也，它也很可

❶ 《苏轼全集校注》，第三册，页1338。

❷ 藏晋叔《元曲选》，第一册，页20，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